



左:我的石架之一。下:
蛙,右上:锄禾,右下:猴头。



一石一故事

◎朱霁云

我外出旅游、观景,或者闲逛,总喜欢盯着路边、脚下的石块,在不起眼、无声色中,按自己的标准欣赏、捡拾,自得其乐。

比起那些专业的奇石玩家,我捡拾的石头可能不名、不贵,然而,它们都承载着或一页记忆、或一段情谊、或一个领悟,有道是“一花一世界”,我是“一石一故事”。

美,得来要费工夫。

一次,在日本旅途中的服务区小憩,我看到一块巴掌大的黄褐色石块,捡起来细看觉得没什么名堂,随手就扔了。此时下起大雨,大家蜂拥上车,司机已经发动汽车,那块石头的花纹却突然在我脑中闪现,我大叫一声:“等等,对不起,我忘了东西!”冒着瓢泼大雨,直奔先前那个地方。虽然淋得浑身湿透,那块石头却失而复得。黄色的脸、褐色的毛、黑色的帽,嘴巴、眉眼如描如绘,活灵活现一个孙猴子的头!当年又正值农历猴年,真是无巧不成石!

一块平淡无奇的石块,会印刻上我深深的念想。

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探望儿子,儿子陪同我们去他曾经就读的悉尼大学参观。我们坐在图书馆前的一块巨石上闲聊,儿子告诉我们,他来到悉尼大学的第一天,就吃了一碗清水豌豆,一动不动坐在这块石头上老半天,脑子里一片木然:异国他乡,前路茫茫,家里省出来给他的钱,只够一学期的学费、生活费,今后的路怎么走?我深深感受到儿子跨出国

门求学求生,乃至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,是多么不容易!我一边听儿子诉说,一边看脚下的石头,竟然找到了一块形如我们坐着的巨石的小石块。我带着它,和我们一起飞越太平洋,回到了自己的家,我做了标签,写下了“悉尼大学”及当时的时间。它带着儿子留学、奋斗的印记,寄托了我们对儿孙不尽的思念。

普通的石子,勾起我一份深深的歉意。

我曾参加在美国的培训,在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,参观麻省理工学院。一个20来岁的中国姑娘小李做导游,她一边看地图,一边找校门,我们跟着她,在烈日下东奔西走,兜了好几圈才找到。我寻找石块作纪念,只捡到了5颗小石子。回宾馆的路上,我还责怪小李:“你是导游,还要看地图找路,害得我们好苦。”小李并不解释,满脸通红,在车上向大家反复鞠躬、道歉。后来,我得知儿子留学时打了十几份工,都是从头学起、边学边做,不由想到那小李和我儿子一样,也是留学生临时打工赚点生活费。小姑娘并非职业导游,也没到过麻省理工,只能看着地图找路……每当我看到那5颗石子,都会愧疚对小李姑娘少了一份理解、欠了一个道歉。

我似乎悟出,人与石,好像也是有缘千里相会,无缘失之交臂。

我随团去欧洲学习考察,在巴黎协和广场闲逛时,看到大树脚下石头覆盖,漫不经心地用脚踢着玩。一块拳头大的青色石块让我眼睛发亮,拾起来一看,局部已经玉化,在手里把玩,油滑温润无比。端详下来,感觉一只活脱脱的青蛙跃

然掌上。拾回来后,我找了一块凹陷扁平的木疙瘩,涂以翠绿色,将那石头置于其上,取名曰“蛙声荷色”。

在浙江昌化出差,宾馆前有一条大河。在水边嬉游,突然看到水下有一圆石很特别,我蹚水捞起来,但它表面粗糙,无纹无形。正在要与不要之间犹豫时,同行的一个朋友说:“水泥的!”我也就随手扔了。晚上,我在昌化街一个奇石店,一眼看到精美的红木架上一块圆形石头,形质就如我扔掉的那块,还没我那块大、圆,标价上万元!倒不在于值多少钱,而在于那石头历经沧桑、天然形成石球,并不多见。第二天一早,我就回河边寻找,怎奈河水漫涨,它已不见踪影……

这些年来,我拾了数百块石头,包括几十个石种,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有的以形状见长,比如有一块完全玉化,形若匍匐的狮子,大头毛茸茸、躯体强健、眼睛微眯,我给它取名“东方睡狮”;有的以花纹显趣,如一块卵石的纹路,下方如苍茫原野,中间是躬身锄禾的农夫,上方有烈焰似火的太阳,我命名“锄禾日当午”;还有的纯属纪念品,纹形俱无,然而意义分量沉甸甸,如在联合国大厦前、奥地利贝多芬雕像下、德国马克思故居、韩国“三八线”以及台湾七仙台捡回的小石块。

这些石块,我有的配以架几、有的放在木座、有的置于沙盆、有的浸入水中,附之以名,贴上标签,注明时间、地点。它们是我工作之余的玩伴,是晚年生活的寄情之物。

家里并无贵重物品,仅书和石头而已,92岁的父亲欣然题写一幅——“石韵书香”。

为书中某句话感动

◎贾朝星

看书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时刻:原本觉得这书平平无奇,只不过随便翻翻,忽然,被书中的一句话或某个情节掠入眼底,然后直入人心,瞬间被感染,一种感动油然而出,一下子记起生命中曾有过的相似片段,或共鸣于彼时心境,头皮发麻、浑身战栗,甚至会流下泪来。

写书的人,一般会把自己生活中的场景融入书中,尤其是一

些刻骨铭心的时刻,更是注满深情、鲜活无比,一句话、一个情节,便会让所有的往昔刹那间生长成砍伐不尽的丛林。那些被日月流年掩盖的往昔与梦境,只需一个由头,便会被破土而出。

而读书之时,总喜欢把自己与故事里的某些片段勾连起来,让人寻到重温旧时伤与痛、苦与乐的源头,舔舐那伤过痛过的、早已被岁月风化过的泪与笑。于是,那样的一

本书,优秀也好、平淡也罢,都会成为你所喜爱的珍藏。是的,只为刹那的心动。

所以,那样的时刻,就像平静湖水中突起的涟漪,又如万里层云间乍泄的阳光。那是一份不期然的感动,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心境。

我喜欢那样的时刻,百无聊赖或心游无极,只是突然之间,千树花开、万事盈怀,只因为手中的书,只因为书中的那一句话。

吃个踏实

◎汲悟

食物的名称有时由象形而来,马鞍卷子就是如此。马鞍卷子让我知晓了马鞍的构造,这种由吃牵扯出来的知识,存到脑子里很难忘记。

我对照马鞍的形状,马鞍卷子和马鞍只能说七分相像,它比马鞍要厚实,如果把它放大了压在马身上,估计是没有实用性的。马鞍卷子身上有一圈圈褶纹组成的面层,这使我想起幼时吃的大大卷泡泡糖,它褶皱的面层还像叠合的花瓣,如果要精确地形容的话,它更像尚未完全开放的玫瑰花,所以它还有另一耳熟能详的名字叫花卷。

马鞍卷子上有葱花,花卷的名字名副其实。绿得滴翠的葱花,散落在雪白的马鞍卷子上,愈发显得油亮。像是春天的瑞雪覆盖到草坪上,有少许长得急的草叶不动声色地探出头来,一改纯白的单调。

马鞍卷子上的葱花取自小米葱,这是一种纤嫩细小的葱,辛辣味足,香味比京葱要浓。悦目只是葱花的附属功能,提香才是它的主业。撕下一块马鞍卷子,上面多少会依附着葱花,扔嘴里嚼,面香葱香俱有,但葱香要更胜一筹,它领面香在唇齿间信马由缰地游荡。

做马鞍卷子不复杂,但分寸难掌握,酵面加入碱水,要揉透、揉匀,如水面不合,面上会有黄斑,俗称“云头斑”,吃起来口舌自然会给出差评。

揉后的面团,擀面杖一擀,立即拉长了身体,把面团擀成厚薄一致的长方形,接着抹上油,这是“油头粉面”的缩写,称作“油面”。趁热撒一把细盐、一把葱花,再包卷起来,切成若干段,每段就是一只马鞍卷子的生坯。

此时的生坯还处于雏形阶段,把卷子接头处朝上,右手按一头,左手拽另一头,再向里卷起,接头处换了朝下的方向,最后再在上部中间以筷子压一痕迹。整个工序中,要历经“三卷”,要讲究均匀之道。

马鞍卷子的大致做法,是我在小区门口一家夫妻馒头铺子了解到的。早晨和傍晚,他们的铺子前总是有络绎不绝的顾客,女人负责蒸面点,男人就在店堂里做面点,很少看他抬起头来。

但也有例外,一次,我起床晚了,去他铺子里买花卷,看见男人一人在店里,一边拿着闲置的罐头玻璃瓶喝水,一边吃着自家的花卷。我和他聊了聊马鞍卷子的话题,还问他怎么吃自己做的点心,听说有些店是不吃自己做的东西的。他听了感觉很惊讶,问道,做的东西给自己吃和给顾客吃不都一样吗?

吃着松软、饱满的马鞍卷子,我想到男人惊讶时睁大的眼睛,觉得心里很踏实。毕竟,真诚并未完全被金钱所遮掩。保持着对他人的善良和信任、保存对挚爱美食的无限执着,花花世界依然值得期待。

